

后宰门街68号——

老街深巷里的闺阁



【泉城人文觅踪】

□栾磊

在这个位置,透过窗户是能够看到大明湖的。她是大明湖一年四季的观察者,从白雪皑皑的冬天,到焕发冉冉生机的春天,再到湖面升腾着氤氲雨雾的夏天。如此一年又是一年,她盼望着出嫁的那一天,因为出嫁以后就再也不用整日把自己锁在院子里,可以走进市井近距离欣赏伴她成长的一切,去湖边观鲤,坐在饭馆里品尝奶汤蒲菜……



后宰门街86号北屋己字形雕花格栅木窗



后宰门街86号绣楼院前门楼 栾磊 摄

济南老城区,县西巷与曲水亭街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老街,名唤“后宰门街”。老街原名“厚载门街”,因明清时期贵族宅邸后门(北门)多称为“厚载门”,而该街位于“厚载门”外而得名,取《易经》“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后被百姓误传成了“后宰门街”。

后宰门街西连府学文庙及有着“曲水流觞”习俗的曲水河,距离科举考试所在“贡院”不足一华里,东临历城县街、县学,南通芙蓉街、珍珠泉,北有百花洲、大明湖,算是处在老济南政治、文化核心地带的风水宝地。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气息,吸引了大量富贾商户在这里建宅。位于老街偏西位置南侧的田家公馆便是其中之一。田家公馆始建于清末,是位富甲一方的田姓盐商在济南的宅院。宅子的原始规模今天已无法知晓,临后宰门街的原有高大院门现已不存,只留下一座后建仿制门楼。门楼内是条南北向甬道,甬道东西两侧是一个个古朴的院落,院落外墙上攀爬的爬山虎以及绿意正浓的高大树木,将整个甬道熏染得生气勃勃。甬道南端尽头位置原有一座影壁墙,现已不存。尽头东侧后宰门街86号院保存最为完好,院门是灰砖垒成的方形墙体,墙体略高于院墙,上覆卷棚式雕花小瓦檐,做工精美。方形墙体中为满月形月洞门,洞门四角腾云图案栩栩如生。双开朱漆大门上嵌有铜质门环,街环辅首(门环底座)模样狰狞,也不知是哪种神兽。宅子的建造者在月亮门入门位置构建了一座假山,既美化了院内环境,又承担影壁墙功用,达到辟邪效果,可谓奇思妙想。只可惜,如今这座假山在历经多次“再创造”之后失去了原有的模样,水泥、砖石糊了一层又一层,如同缝补多次的破棉袄。

绕过假山北行,可见一座包含三间正房、两间耳房的古朴四合院落。正房坐北朝南,四梁八柱,木柱间充填“卍”字型雕花格栅木窗,木窗上斑驳的窗漆仿佛岁月留下的汗渍。房顶长脊简洁、美观,耳房元宝屋脊双翼齐开昂然耸立,似要展翅腾飞一般。从中院去南院需经过一道拱形门楼。门楼一米多宽,约三米长,筒瓦虽残缺不全,但优美的造型仍让人心生赞叹。门楼眉心嵌有荷花雕花一枚,在下方门框处叶状雕砖花边映衬下,显得清新脱俗、华贵大方。

穿过门楼西厢位置乃一栋二层小楼,据说是旧时宅主小姐的绣楼。小楼由灰色大砖砌成,估计是明清时期建筑用材,砖与砖间的缝隙极小,建筑工艺考究。绣楼北山墙上开有六棱大窗,大窗坐南朝北正冲后宰门街。

“梨花著雨晚来晴。月胧明,泪纵横。绣阁香浓,深锁凤箫声。未必人知春意思,还独自,绕花行……”这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所作《江神子》对古代未婚女子心理的一段描写。想必,后宰门街68号绣楼中人过得也是这样的生活:整日深锁闺阁,“大门

不出二门不迈”,仅有的几项娱乐无外乎女红、抚琴、读书,而读书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教条,只能读《女儿经》、《列女传》那么几本。她对外界的认知只有那扇六棱大窗,从这里隔窗眺望,去看接踵摩肩、人头涌动。近在咫尺却隔着一道无形之墙的后宰门街,看出入九华楼、同元饭庄的形形色色食客,嗅远兴斋酱园的酱菜味道,听庆育药店急症病患的呻吟。在这个位置,透过窗户是能够看到大明湖的。她是大明湖一年四季的观察者,从白雪皑皑的冬天,到焕发冉冉生机的春天,再到湖面升腾着氤氲雨雾的夏天。如此一年又是一年,她盼望着出嫁的那一天,因为出嫁以后就再也不用整日把自己锁在院子里,可以走进市井近距离欣赏伴她成长的一切,去湖边观鲤,坐在饭馆里品尝奶汤蒲菜……可是,出嫁也意味着离家,她又舍不得自己的父母、亲朋、姐妹,舍不得这个曾锁住自己青春的家。

身处安静的院落里,我仿佛听到绣楼的墙缝里还残留着几缕清脆的琴音。细细倾听,这琴音中透着浓浓的忧郁、孤独和无奈之情,同时还夹杂着些许矛盾与纠结。

“‘田’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时过境迁,百年过去,后宰门街田家公馆如今变成了一处大杂院,已经没有田氏后人在此居住。田氏小姐的面貌和生前的故事更是无从知晓,与田氏整个家族一同消失在了时代的长河里。

古老的山水画中那些怪松虬干绝不是画家杜撰,正是神州大地上那些古老植物的写照,那是树的美学,没有百年千年历风严霜的培育,绝造就不出这样的神奇,闵子骞墓就拥有这样一片柏树林。

【名人印记】

闵子骞墓

柏森森

□孙葆元

如今百花公园旁的闵子骞墓已经改变了旧时的模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不止一次去拜谒过那块墓地,目睹了墓地由荒而废的过程。

1971年我在济南城的东部工作,出花园庄东望,一片绿洋般的玉米地,骑着自行车在蜿蜒的小路行走宛如大海行舟,除了孤单还有几分恐惧。大海的深处突然隆起一座绿丘,黑黝黝地怪异,那就是闵子骞墓。走近了才看清那一片黑黝黝的绿云是柏树林,长在一个封土堆上,土堆像一座山,荒草间被踩出小路,有坡无阶,循坡而上便进入林中。

这时更加恐惧,无数怪异的枝干罩在头顶,狰狞着变幻着神容鬼态,中国文化对于神异的描述一下子置于眼前,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这时候突然明白,古老的山水画中那些怪松虬干绝不是画家杜撰,正是神州大地上那些古老植物的写照,那是树的美学,没有百年千年历风严霜的培育,绝造就不出这样的神奇,闵子骞墓就拥有这样一片柏树林,除了曲阜孔林,山东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林木。土丘前有一座残破的殿宇,不甚宏大,断瓦残砖仍不失庄严,祭坛依旧,祭坛后的神像荡然无存。享殿前散落着几尊石雕,这就是荒芜的闵子骞墓。

那是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闵子骞因孝行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他的墓自然也成为历史的遗弃,我见证了一个历史证物被遗弃的样子。在美学的原则上有一个概念叫残缺美,被扫入历史角落的闵子骞墓仍以它的残缺展示着它的精神,那片柏树林是活着的历史,散落的石雕是盗墓人垂涎的珍宝,在一段时期竟被财富的眼光忽略了。

我再看到闵子骞墓地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民居在此时大开发,那墓封土荡然无存,柏树林砍伐殆尽,土堆周围耸立起一围高墙,墙内是居民楼。这是废了的闵子骞墓。现在我又见到了闵子骞墓,一处优雅的小园,道具般修起一围土丘,多了些许灵秀,缺了历史的沧桑,尤其那片柏树林的消失显出了整修的敷衍与单薄,闵子骞墓只是一个曾经的历史地标。

那么这座闵子骞墓不是他的安息地呢?答案并不肯定,这只是一座衣冠冢,甚至连衣冠冢也不是。那为什么要在济南这个地界修一座闵子骞墓?这座墓建于北宋年间,有苏轼、苏辙的文字为凭,即使宋代距离闵子骞的卒年也有千年的历史。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墓葬文化,中国古老的墓葬除了殡葬还有祭祀和弘扬的功能,帝王墓还有虚设障目的功能,虚设是为了防止盗墓。若闵子骞没有什么身后的厚葬,那就是以墓为象征弘扬他的孝行精神。古人的弘扬是以祭祀为形式的活动,而墓这种形式是最好的象征品,于是名人墓一名多墓的现象在海内不鲜见,汉朝王昭君的墓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竟有十多处,不独因为她的美丽,实在是因了她是民族和亲的使者。闵子骞据考证应是曲阜一带的人,按照中国落叶归根的墓葬原则他的墓应该在曲阜,可是在河南范县也有一处宏大的墓葬,无须去辨真伪,历史留下的是历史精神,历史精神就是由这些历史文物为依凭的。

投稿邮箱:
qlwbxujing@sina.com

清泉水不了情

□葛毓臣



泉城因72名泉名扬天下,其中最有名的四大泉群又都集中在历下,使历下成为得天独厚的泉汇之地,成为历下市民的骄傲和幸运。

被乾隆帝高冠以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东门门前那条南北水泥路,即趵突泉南路,历史上叫山水沟街,是济南颇有名气的泄洪水沟。青少年时期,我家便住在这街南首。天造地设的条件,使我从小便与趵突泉等清泉结下深深情缘。

顺泉流向北,信步来到一座单孔石板桥,这就是有名的大板桥了。桥西侧矗立着一块近两米高的石碑,上书“重修广会桥碑记”,乃是大清同治年间立碑。我之所以对大板桥和石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上小学时,是在这桥下学会游泳的。

那时桥下之水比现在要深很多,趵突泉之水顺流而下通过

大板桥下再向北流向小板桥,西门桥,然后汇入大明湖。在大板桥下学会游泳后,几位小泳友觉得不过瘾,于是“移师南下”,到趵突景观澜亭以北的挡水闸板上比赛扎猛子,诸如飞燕、镰刀、滚球等,玩得不亦乐乎,时常博得一些游客叫好。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已有了保泉意识,禁止在趵突泉游泳。当时,趵突泉前街派出所的民警经常到泉边巡查,一旦逮住,大家便被训斥一顿。后来我们每次下水时都轮流放哨,看到民警来了,“哨兵”马上招呼大家抓起衣服开溜。时间一长,民警叔叔也有了经验。有时民警会悄悄从趵突泉西墙外的花墙子街把我们放在墙头的衣服抓起来,等站岗的小伙伴发现,已是“年三十看黄历——太晚”。那时民警叔叔也很幽默,只见他头也不回,话也不说,只顾夹着衣服朝前走。于是,我们一

帮孩子便在其后紧追。在路人一片笑声中,我们这伙水淋淋的顽童尾随民警进了派出所。之后,自然少不了一顿严厉训话。那时,五龙潭还让游,我们又在五龙潭游了几次。后来听说潭下有五条龙,再下水时总是提心吊胆,加上潭水较深,游起来颇感恐怖,游了一个夏天之后便不再下潭游了。

后来,我又跟山水沟的泳友去珍珠泉西邻的王府池子游泳。虽说不是珍珠泉,但毕竟是属于珍珠泉泉系,于是我便安慰自己:游了王府池也算游了珍珠泉了!到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几个又去黑虎泉游泳。虽说都是泉水,但我感到黑虎泉的水比趵突泉的水更凉几分,游起来也更过瘾!特别是站在三个威风凛凛、咆哮如雷的虎头上朝池中扎几个猛子,更觉痛快淋漓!至今想来,四大泉系各有千秋,我能

一一领略它们的甘甜和特色,也算三生有幸!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退休后我在解放阁下的青年游泳池又开始了冬泳锻炼(青年池现改为泉水浴场)。那时,泳池的水主要是引自黑虎泉,严冬三九,池水结了厚冰,我们便砸开一条泳道,下到冰水中畅游五十米、一百米。虽说冰水刺骨、浑身发麻,让人难以忍受,但这毕竟是黑虎泉刚流出的泉水,那么清澈,那么甘甜,冷在身上却暖在心头啊!没想到古稀之年我又回到了历下泉水的怀抱。正是:泉水清清涌不停,难诉历下送我情!

从今年6月中旬,济南市明确规定,今后严禁在泉池区域游泳洗澡,并开始执法检查。昔日自己畅游四大名泉只能作为回忆和重温,永远定格在健身玩乐的历史泳册中封存起来了。